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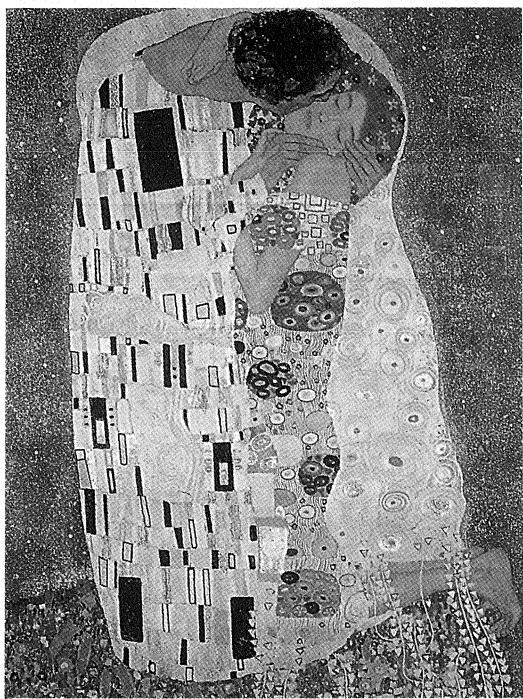
## 歌

## 孤人

婷芝，兩年了，我的歌藝是否進步了呢？對於恍若昨日的往事，至今仍有「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」的憾恨。

也許是上天開了我一個玩笑吧！在第一次校際盃的與妳短暫邂逅，竟成我永生刻骨銘心的眷戀。當天妳著一襲雪白套裝，袖口鑲有滾邊緞帶，配上黑色窄裙，及那一縷會隨節奏輕輕起舞的馬尾，宛如杜牧所形容的那位「娉娉裊裊十三餘，荳蔻梢頭二月初」的少女，超越了時空，佇立在眼前，更甚的是妳那如黃鶯出谷，乳燕歸巢的美妙歌喉，唱著我最愛的歌，讓我不禁讚嘆「貌態只應天上有，歌聲豈合世間聞」，妳那清亮的歌聲穿過無數群眾的嘈雜，清晰的迴盪在我耳畔，彷彿我們之間有著某種心有靈犀的默契，就因這首歌點燃了我們之間似有若無的一段如蜉蝣的戀曲。其實，那次民歌比賽若以我的個性寧可把這時間拿來尋書中的黃金屋、顏如玉，也不願來湊這種熱鬧的，但緣份就只這樣捉弄人，因比賽主辦人是至友小宇，

拗不過他的再三懇求，答應去捧個人場，但只作短暫佇足，豈料這一聽竟待到比賽結束，並非因歌曲支支動人心弦，因為我根本聽若罔聞，只因妳那餘音繞樑，三日不絕的歌聲，使我沈醉其中而不自覺地竟待到曲終，於是基於想看看自己是不是伯樂的好奇心下，留下來看妳是否眾望所歸拿到冠軍，儘管妳在我心目中冠軍的地位已不容動搖。果然，妳榮登后座，被一群好友促擁恭賀，而我則帶著滿意但不能同妳相識的缺憾正欲步出會場。



「哎呀！真是三生有幸得到你的捧場，一定是比賽辦得太精彩了，所以這才讓你這個遠離紅塵的隱士不忍離去，對不對？」小宇喜孜孜的從背後叫住我，滿懷自信的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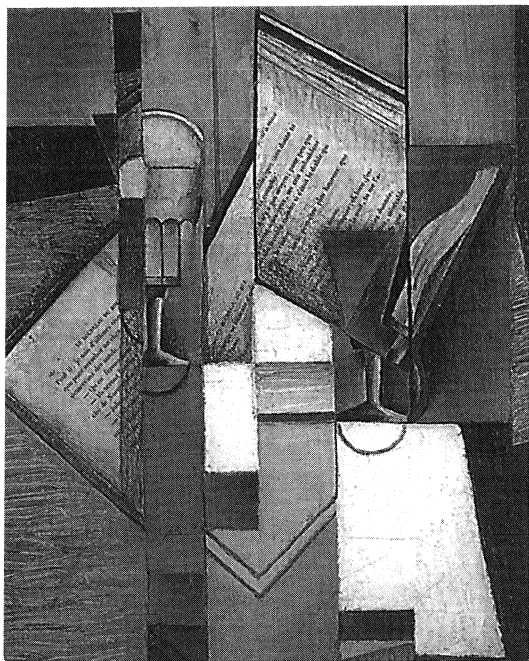
「是不錯，尤其那拿冠軍的女孩，更叫人印象深刻」，基於不潑他冷水又能表達己見的原則，索性敷衍的回答。

小宇似乎像挖到寶似的臉上露出詭譎的笑容，說：「想不想認識她，我可以免費幫你引見，再說待會我們邀請前三名的得主一同去K T V再唱個夠，正好缺輛車，怎樣，去不去？」我一向討厭K T V那種又吵，又事故頻傳的不安全場所的，想也知道答案，可是自己卻不假思索的衝口而出：「太好了。」小宇有些意外地愣住了，爲了掩飾自己的失態，趕忙說：「你那次欠我的那頓飯，這次連本帶利回，以免夜長夢多。」小宇似心神領會的笑一笑。於是一行人在校門口集合，正好四男四女四輛機車，當然就一位男士戴一位女士了，我向來隨和沒啥意見，不料小宇不知是有意作順水人情呢還是無心插柳地將妳分配給我載，使我不知所措，但基於不能在女孩子面前拒絕，推卻加上看見妳臉上似滿意這種安排的笑容下，我只好硬著頭皮允諾了。接下來的半小時車程中，我就在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下騎著車，忐忑的心使我忘了同妳聊天，等到心情些許平復，卻已經快到目的地了，暗忖：「這下完了，妳一定以我爲是個很難相處的人」，真是錯失良機。然而，一到目的地下車，妳似知我的心事，和善的說：「坐你的車真舒服，讓我好好地休息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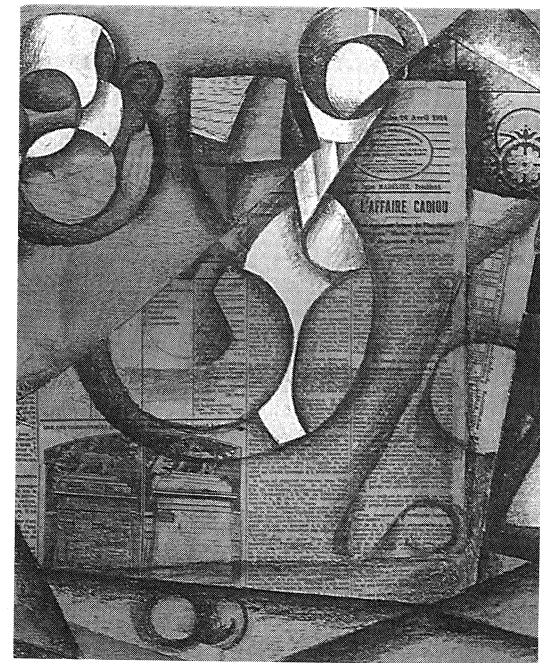
一下，疲累盡去，只是忘了跟你聊天，你不介意吧！」這時的我反而尷尬的不知如何回答，臉上泛起一陣紅熱，當時只覺得妳那張蘋果般的臉在夕陽的餘暉下顯得更美麗燦爛，宛如一陣和風清拂過我坎坷不安的心，小宇停好了車走過來說：「呀！剛才匆忙間忘了介紹你們彼此認識，她是邵婷芝，國文系的高材生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號稱文學院頭號才女。他是張俊政，我電機系的至友，平常就愛埋在書堆中，我就被他感染的也有些笨笨的，所以才交不到女朋友，噢，這種天氣，你怎麼一頭汗呀！喔，忘了告訴妳，我這同學看到漂亮的女孩就會緊張。」「喂！少胡說八道了，還不因為妳找得這家K T V沒停車位，害我把車停的老遠，走的我一身汗。」雖然是個很蠢的理由，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這樣反駁。

接下來在K T V的三小時是最難忘的一段時間，彷彿置身於夢境中，似真似假，注視著妳演唱時的每一個動作及從妳優美歌喉中流出的每一字一句，將他們深深的嵌入腦海，本以為就此沈浸在妳的歌聲中，不料，在朋友的極力慫恿及妳的邀請下，不得不與妳高歌一曲男女對唱「今生註定」，因疏於練習及緊張的雙重因素下，使一向歌藝還不賴的我時而荒腔走板，時而唱錯歌詞，但妳總會適時的幫忙我，從妳的眼中我看到無限的溫柔，給我安慰，給我信心，這是在其他女孩中苦苦尋覓不到的。三小時就在無數的優美歌聲中快速的流逝，有人覺得意猶未盡，提議到海邊去唱給黑夜，唱給黎明聽，就這樣一行又



請下，不得不與妳高歌一曲男女對唱「今生註定」，因疏於練習及緊張的雙重因素下，使一向歌藝還不賴的我時而荒腔走板，時而唱錯歌詞，但妳總會適時的幫忙我，從妳的眼中我看到無限的溫柔，給我安慰，給我信心，這是在其他女孩中苦苦尋覓不到的。三小時就在無數的優美歌聲中快速的流逝，有人覺得意猶未盡，提議到海邊去唱給黑夜，唱給黎明聽，就這樣一行又

浩浩盪盪的來到海邊，車一停，馬上就有人又高歌起來，其他人也一同在旁起舞助興，但也許是在這繁星點點，明月亮掛的夜晚，總容易觸動如詩人般多愁善感的心吧！妳藉口疲累獨坐海邊一隅，望著星空若有所思，我悄悄地走近妳身旁坐下，深怕打斷妳的思緒，隔了許久，妳緩緩問道：「你覺得我的歌唱得動人嗎？」我答道：「讓人感同身受，尤其是悲傷的情歌，更是唱到人心坎裡，有種想哭的衝動。」妳又沈默了一會，淡淡的說：「你真是我的知音，其實一首歌能打動人心往往是歌中有歌者的感情與經驗，對不對？他要能像你一樣從歌聲中聽出我的心意，我們之間就不會有這麼多波折了。」妳的這一段話，恍如給我一杯加了糖的咖啡，苦澀中蘊藏香甜，苦的是妳已有男友，我情已碎，甜的是妳視我為知音，且你和他之間似有裂痕，我似乎仍有一絲希望，本欲轉頭安慰你，但見妳臉上二串晶瑩的淚珠，哽在喉間的話又吞了回去，只是靜靜的陪妳一起期待黎明的到來，雖然有些不捨，回途中，妳伏在我的背上睡著了，我減慢車速，深怕驚醒妳那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美夢，面對四周的黑暗及遠方漸漸露出臉來的晨曦，好似世界只剩我們倆。回到學校若有所失，小宇看出蹊蹺，極力慫恿我，再加上自己覺得似已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，必需有個明確的答案，否則將影響自己的生活，於是寫了一封情書，打算向她告白。星期天的早上天氣突然變得詭異的陰沈，但我的心卻興奮的發燙，心跳隨著接近文學院的腳步加速，迎面見妳捧著高過頭的書正離開圖書館，正想趕去幫忙，卻見妳突然站不穩倒在地上，



書也散落一地，我衝上前問妳：「要不要緊？」妳似乎還關心著地上的書，說：「沒關係，老毛病了。」我幫妳拾起書本再扶著妳去醫院，匆忙間將那封情書夾在當中。醫生在幫你抽血檢查後，出人意表宣布：「可能是末期血癌。」晴天霹靂，使我四分五裂，而躺在病床上的妳卻異常的平靜，彷彿這正是妳所預見的，「不論如何，我要陪妳到最後。」我一廂情願的暗忖。起初，總藉口要向妳請教歌藝而來看妳，後來擔心妳起疑，所以就找阿宇陪我去，而每次去，妳總是問：「他為什麼沒來看我？」我看得出來阿宇總避重就輕的說：「他最近社團忙。」其實阿宇已知他另結新歡了。隨著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妳期望的眼神隨病情逐漸陷入絕望，我好想給妳安慰，可是我能做什麼呢？突然有一天我要去看妳時被阿宇擋在門外，說妳不想再見我，我驚訝，疑惑：「為什麼，我做錯了什麼？」妳不給我答案，至少在妳生前，但我每天仍在門外等待，期待能見妳最後一面。妳走了，抱著遺憾，最後一句話仍是：「他為什麼不來看我？」我懷疑是病魔還是妳的病情奪走妳的生命。阿



宇將妳生前寫給我的信及那封我已遺忘的情書交給我，我恍然大悟，「俊祐，也許是今生註定我們無緣，我連最後一面都不願見你是自私的希望能在你心中保有那份完美，你若想我，請到我墳前為我高歌，以慰我孤寂的心。」

捧著妳最愛的白玫瑰及降至冰點的心：「妳在我心中永遠是完美的。還記得那首歌嗎？我唱給妳聽，妳要幫我喔！「妳現……在心……」是風還是妳的歌聲輕拂我臉上滾滾的淚珠。」